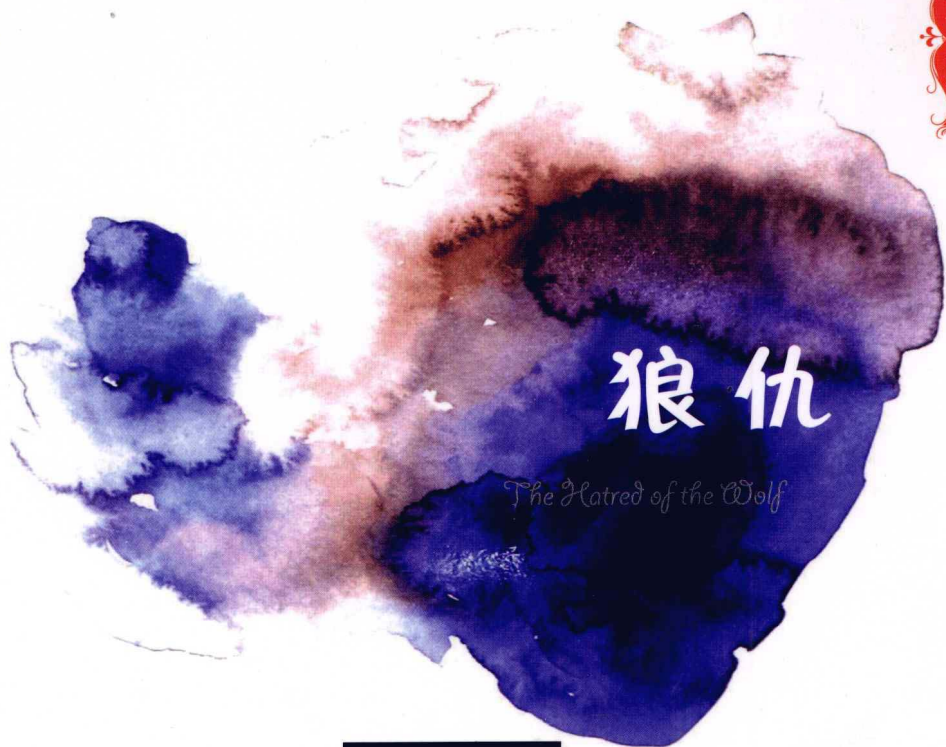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狼仇

The Hatred of the Wolf

FICTION
SERIES

ON HEALTHY GROWTH BY LAO CHEN

主流阅读 阳光成长

“成长小说之父”老臣带你跨越青春的千山万水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老臣阳光成长
小说系列



狼 仇

The Hatred of the Wolf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狼仇/老臣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2.1

(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4-8833-9

I.①狼… II.①老… III.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7995号



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
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

狼 仇

老 臣 著

策 划 谢倩霓

封面设计 布 克

版式设计 赵晓音

封 面 图 张 卓

插 图 张亚宁

责任编辑 谢倩霓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2.75 字数 157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833-9/I·3325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冰海求生 / 001

惊 蛰 / 019

空 枪 / 027

哑 种 / 035

雾 天 / 044

牯牛老汤 / 048

蓝 山 / 056

篝 火 / 065

火 船 / 078

跑 冰 / 088

瓜棚雨夜 / 096

“初四”纪事 / 107

庙沟同学 / 122

书 怪 / 138

雪天的水牛 / 150

窑口有棵树 / 154

拉 手 / 169

狼 仇 / 177

凸现自然、“反英雄”与感伤情绪 / 193

冰海求生

—

孪生兄弟攀登、攀跃，气喘吁吁地从市中心跑回海边的时候，鹅毛大雪已落得纷纷扬扬，整个世界一片雾茫茫的白色。他们在冰沿上收住脚步，两人呆愣住了。冰车呢？他们的冰车呢？飘飘洒洒的雪花抹平了冰海表面上全部的裂缝，他们早晨登陆时掩藏冰车的冰隙被白雪遮盖得无影无踪。

“哥，哥……”攀跃眼睛里涌出泪花，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和他一般高矮、一个模样的哥哥。黄昏因为乌云遮挡已经提前来临，铅灰色云层把天空压得低低的。

哥哥攀登的团团脸在狗皮帽子下呈现出雾色。

“走，找找吧。”他没忘记自己是哥哥。虽然攀登只比弟弟早来到这个世界 42 分钟，但即使陌生人也会在经过比较后认出他是哥哥，是因为和弟弟在一起他始终扮演哥哥的角色吧。

“咋找呀？”攀跃的眼泪就要掉下来了。雪花扑在脸上，仿佛乱撞的蛾子，让他狗皮帽子间裸出的半块脸痒痒的。他真想大哭。

攀登不理弟弟，大步迈上冰冻的海面。脚下一滑，他棉胶鞋里的趾

头赶忙扎煞开,加强和地球的联系。他概略地分辨方向,海滨有座凉亭,六个檐角缺了一个,缺角正指向他们掩藏冰车的地方。他用手遮着前额,瞄着那个模模糊糊的断檐,用脚蹚着雪走。脚下的冰面滑溜溜的。忽然,鞋跟儿一硌,他知道踩到了冰缝,忙猫腰去掏摸。雪凉沁沁的,但冰缝里什么也没有,只撩了满手湿漉漉的水腥气。

“不是埋在这儿吧?”攀跃直着身体问哥哥。

攀登不答,只管沿冰缝向前,划出一路不规则的曲线。雪沟已经犁出五六丈远,并没有惊喜的发现。

“肯定是让人偷走啦。”攀跃嘟哝着,学着哥哥的样子,沿着冰缝向另一个方向走。他也一无所获。

攀登站起身,回望陆地,缺角的凉亭在昏暗中变得更加模糊。他瞄着断角,又向海深处走去。脚再次蹚到一道冰缝,他扒开浮雪去寻找,可是仍旧一无所获。

雪花扑簌簌落着,海滨一个人都没有,空空荡荡。夜色已悄悄地撒落硕大的幕布。攀登看一眼弟弟,回头望向大海的深处,辨别一下方向,碎步向前跑去。

“哥,咱就这么步行回家?”攀跃跟在哥哥后面,重复着哥哥的动作。海岛上的孩子都有跑冰的经验,脚板起落要稳,步子不能拉大,否则,光滑的冰面摔起人来毫不客气。

“快跑吧。”攀登说,步子慢下来,等弟弟和他挨肩时,再一同加速。

“哥,二十多海里呀,滑冰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呀。”

“快跑!”攀登说,并不回头,继续向前。

攀跃赶忙闭紧嘴巴。顶着风雪行走,只要一张嘴就会被海风呛得嗓子眼儿冒辣烟。

夜幕下渤海辽东湾冻得硬邦邦的冰面上,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,在风雪中奔跑,像两匹矫健的雪鹿。

二

海岛那么遥远，仿佛遥遥无望。

雪越落越猛。冰面上不时传来“咔咔”的冰裂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“扑簌簌”的落雪声在四下里喧哗，让人听觉麻木。宽阔的冻海混沌一片，雪雾蒸腾，挟裹着海洋深处刮来的潮气，有些发苦。李生兄弟远离岸边，跑到冻海深处时，身上已蒸腾出黏黏的热汗。他们先是打开紧捂着的两扇狗皮帽耳朵，然后又敞开紧裹的腰带，但汗气仍从周身每一个毛孔中渗透出来，整个人好像要变成一个滚烫的锅炉，往外散发燃烧的热量。

“哥，咋还不到家呀？”攀跃气喘吁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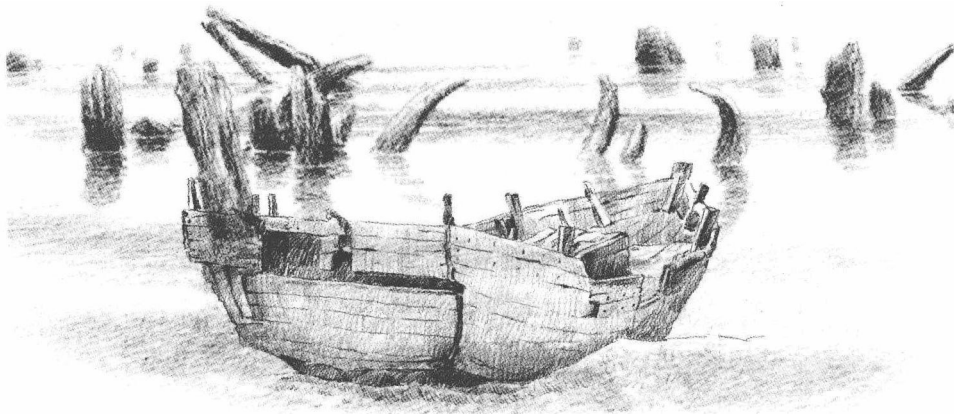
“跑吧，会到的。”攀登应着。他在默默数数，一步又一步，数着数着，就忘记自己数满多少个一千了，反正已经离大陆很远很远了。海岛的影子迟迟不肯出现，黑暗中一片迷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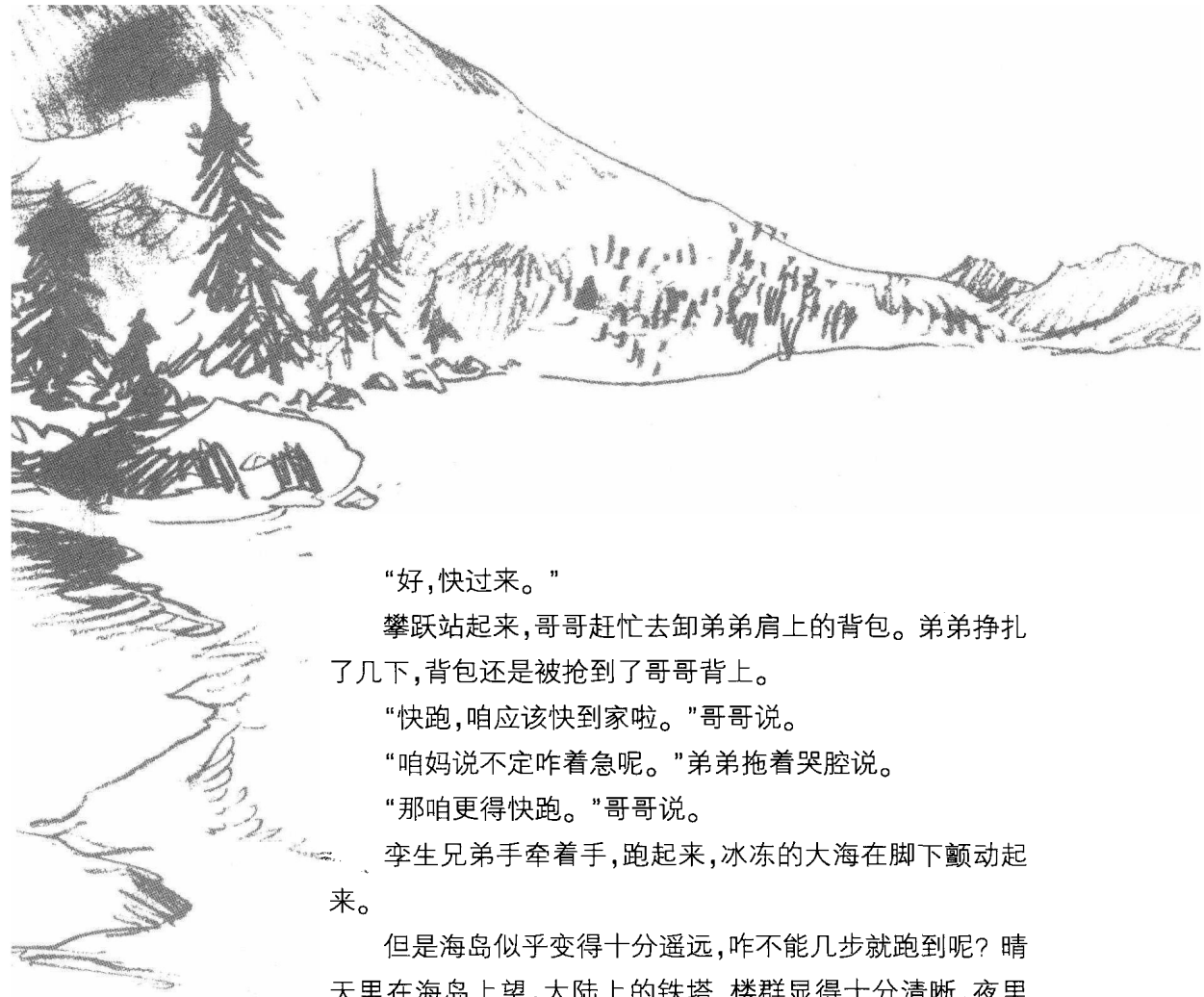
“咕咚——”身后传来一声响，是攀跃摔倒了。攀登赶紧收拢脚步，双脚前滑一丈多远才停下来。“弟，弟！”他冲身后喊。

攀跃已经“哎哟、哎哟”叫着，在黑暗中爬了过来。

“你，没摔坏哪里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



“好，快过来。”

攀跃站起来，哥哥赶忙去卸弟弟肩上的背包。弟弟挣扎了几下，背包还是被抢到了哥哥背上。

“快跑，咱应该快到家啦。”哥哥说。

“咱妈说不定咋着急呢。”弟弟拖着哭腔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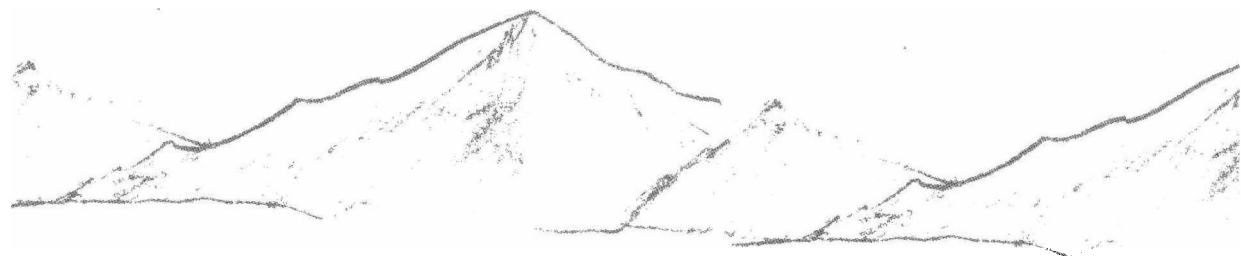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咱更得快跑。”哥哥说。

李生兄弟手牵着手，跑起来，冰冻的大海在脚下颤动起来。

但是海岛似乎变得十分遥远，咋不能几步就跑到呢？晴天里在海岛上望，大陆上的铁塔、楼群显得十分清晰，夜里望，有时看得见首山顶上一闪一闪的航灯。兄弟俩早晨坐冰车登上陆地时多么轻松。木制冰车的钢条在光滑冰面上犁出清脆的响声，冰锥舞动，风在两人耳边“呼呼”刮起。玩笑之间，他们就跨过了遥遥冻海，从海岛来到城里。是呀，那时多快呀，早晨出门时东方刚刚泛红，登陆之时日头刚好在海平线升腾起来。可是，此刻没有冰车，兄弟两个就像小鸟失去翅膀，海路突然拉得很长很长。

“哥，你说，咱妈这会儿在干啥？”攀跃牵着哥哥的手，气喘吁吁地问。

“早把被子给咱在热炕焐好啦。”攀登气喘吁吁地回答。



“我到家就往热被窝里钻，睡上一觉多舒服呀。”

“噢。”哥哥应，他眼前浮现出家里的土炕，温暖地散发出沙土的甜腥味儿，洋溢着冻海开化时春天的气息。

“哥，离家还有多远啊？”

“别说话，走稳，快！”

大海在冰下喘息，不时涌动着波涛，撞出憋闷压抑的“呜呜”响声……

三

攀跃再次摔倒的时候，攀登才不得不承认一个严酷的现实：他们迷路啦！

兄弟俩身上没有钟表，但凭他们与爹爹夜渔的经验，按他们疲惫的程度计算，早应该跑出四十到五十海里了，如果不是迷路，早该踏上海岛啦。可空气中没有丝毫海岛特有的土腥味儿，显然他们离海岛还很遥远。雪花团团卷卷，天空被压得很低，冻海无边无沿的，海岛在哪里呢。

“哥呀！”攀跃大哭起来，趴在冰上不动。

“蠢种，起来！”攀登去牵弟弟的手。但攀跃仿佛一汪泼在冰上的水，生了冰根，哥哥没能把他拉站起来。

“你找死呀！”攀登大骂。

“哥呀，咱再也看不见妈啦！”攀跃瘫坐在冰雪中，干着嗓子嚎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哥哥用脚去踢，弟弟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。

“咱往哪里走呢？”攀跃在风雪中叫。

是呀，往哪里走呢？攀登抽搐下鼻孔，没有嗅见土腥味儿，却嗅见一股久违了的海水的气息。哥哥打个冷颤。水腥味儿和土腥味儿截然不同，水腥味越浓，离陆地越远，离海水越近，久居海岛的人都有这种经验。难道接近海水了吗？海湾是封冻的，但距离陆地四十海里以外的地方，海水只结冰凌，没有冻封。冬天苍白的阳光下，白天的大海发出苍绿的颜色。越临近海水的地方，冰面越薄，人踏在上面，随时会随浮冰一起塌陷到海水中去。

“快，起来，往回走。”哥哥叫，连拖带拽，和弟弟一起踉踉跄跄往回走，冰雪上有他们刚刚踩出的脚印，他们必须原路返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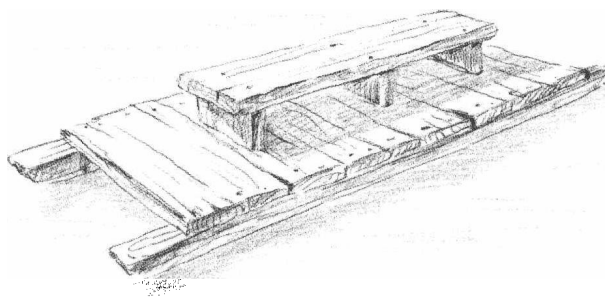
雪花被海风搅拌，成尘雾状，在无遮无拦的冰面上撒泼打滚。潮湿的雾气迈着猫一样无声无息的脚步，灵敏而诡秘地四处窜跃。雪尘似乎想把海面彻底抹平。他们留下的脚印在面前越来越模糊，走出不远，面前便只剩下平展空旷的雪海。

“哥，往哪里走呀？”弟弟站立在风雪中的身体颤抖着。

是呀，往哪里走呢？他们伫立的地方，一面是大海，一面是陆地。阴郁的天空，飞舞的风雪，让他们迷失了方向，辨不清东南西北。他们的家，那个小小的海岛，好似一叶丢失在茫茫大海上的舢板，无影无踪，让他们该往哪里去呢？

攀登摘下头上的帽子，雪花扑落在光脑瓜上，瞬间就融化啦。他鼻翼翕动，仔细嗅着，分辨水的腥味儿。从陆地启程时刮的是南风，顶风走是向南，是海岛的方向。此刻，背风走是陆地的方向，只要径直向前，肯定能登上大陆。但谁知此刻是否已改变风向呢？12岁的哥哥也开始颤抖起来，心里乱得像是长满茅草。他努力咬紧牙，不让牙齿磕打出响。

时间定格了一般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攀登终于辨认清楚海水的



腥味儿,那是海洋的气息,散发着鱼类和扇贝的体香。他重新戴好帽子,认准了方向,牵上弟弟的手毅然向前迈开脚步……

四

孪生兄弟双双摔倒的时候,风势正在减弱。天空仿佛巨大的筛箩,把大片大片的鹅毛雪筛成雪糝子,砂子一样生硬,打得皮肉生疼。兄弟两个趴在冰雪上,久久的一动不动。

“起来,弟。”哥哥先有了动静。冰冻的大海仿佛加大了对身体的引力,攀登眼冒金星,仿佛看见阳光在头顶上照耀,他和弟弟亲手堆塑的雪人,正在吱吱地消融。他打了个冷颤,想,难道自己也要变成一汪水,成为冻海的一部分吗?

“哥,哥,我起不来,起不来呀!”攀跃在叫。他没有哭,自打接受了迷路的现实,他就不哭了,仿佛一瞬之间长大了许多。

兄弟俩躺在冰海上,雪要覆盖掩埋住他们。两人距离一丈多远。哥哥大叫:“弟,来呀!”弟弟也用力去叫:“哥,来呀!”两个少年,像两条在冰上挣扎的鱼,都探出手,都要去抓住对方。他们心中明白,只有兄弟俩在一起,相互搀扶,才会站立起来,才不会与冰雪冻成一体。雪雾团团卷卷,迈着猫一样轻的脚步,不怀好意地包围着他们。

两双手终于一寸一寸接近,终于握到一起。哥说:“弟,起来!”弟说:“哥,起来!”孪生兄弟相互支撑,终于在风雪之中站立起来。

“哥,咱们这是在哪里?”

“海上。”



“离咱家多远？”

“不远。”

“咱喊吧，喊咱妈。”

“喊吧，喊咱妈就会胆壮！”

于是，雪中的冻海之上，响起两兄弟的喊声。

“妈——”

“妈妈——”

喊声随着雪尘团团卷卷飞扬，并不会传出多远，那疲惫的声音很快就随黏稠的雪雾一起凝冻在海面上。

五

风停啦。雪粒子没有海风助威，失去力度，不再抽打得人皮肉生疼。天变得冷冽起来。那是潮腻腻的寒冷，透着一股沁入肌肤的潮气。但是，兄弟俩却在这时发现了希望。不远处，海面上突起一个硕大的冰坨。攀登马上想到，那冰坨里应该有冰窟。海面上有许多这样的冰窟，依托礁石形成。大海封冻时，先是海面上结满冰凌，大海涨潮时，给海浪推送，在礁石上逐渐堆积。随着寒冷的加剧，冰凌越聚越多，突起的礁石上就形成巨大冰坨。随着潮涨潮落，海水贴着礁石上浸，在冰与礁石之间，形成隔离层，就是冰窟。

兄弟俩相互搀扶，走向冰窟。果然，他们扒开浮雪，哥哥抬脚用力一踹，身体随着冰块子塌陷下去，落在了礁石上。他一阵喜悦，赶紧叫：“弟，下来！”于是，兄弟俩都躲到冰窟里面。海水落潮而去，礁石湿漉漉的，发出沁入肺腑的腥味儿，透出暖洋洋的气息。

“哥，这是哪儿？”攀跃紧贴着哥，问。

“大海呗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是大海吗？”攀跃嘟哝道，他不再说话，只想坐在礁石上，沉沉地睡上一觉。但他身体刚一软下去，屁股上就挨了一拳。“别坐下，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！”哥哥吼。

“哥，我，好饿！”攀跃赶紧站起来，但他小腿打颤，怎么努力也站不稳。这座冰窟不大，刚好有他个子那么高。他用力抬头去顶冰面。

攀登摘下书包去找食物。他去里面掏面包的时候，掏到了蜡烛，12根，整整12根呢！还有火柴，一种特制的杆儿长长的火柴。

哦，原来，那是他们为自己的生日购买的蜡烛，那火柴也是为点生日蜡烛特制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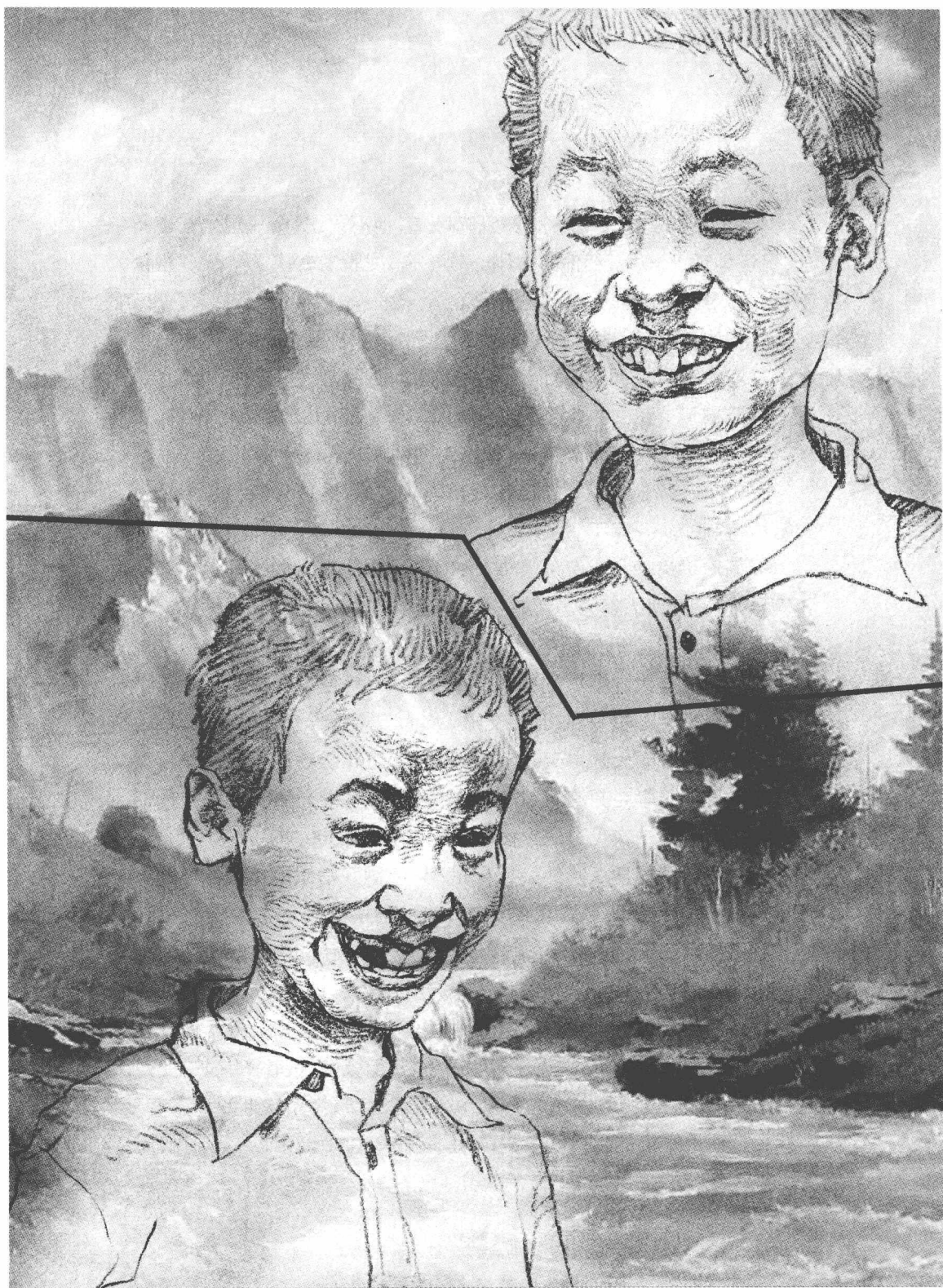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购买蜡烛和火柴纯属偶然，但正是这偶然此刻给了他们希望和机会，使兄弟两人能够与黑暗、寒冷、恐惧抗争下去。

事情的起因是一次“手拉手”活动。

海岛小学与大陆县城的第二小学结成了“手拉手”的关系，两个学校的同年级学生互相联系，互相交流。作为五年级学生的攀登和攀跃，因此拥有了一个硕大的书架。那是县城二小五年级一班全体同学捐赠的。海岛五年级学生只有这孪生兄弟两人，那些书当然全部成为他们的财富。他们第一次见过这么多的书呢，足足有300本。

该回报城市同学点儿什么礼物呢？兄弟俩开始积攒各种各样的贝壳、漂亮的海星星、五颜六色的卵石，并且悄悄酝酿一次大陆旅行计划。寒假的第三天，他们成功地实现这次凌晨开始的大陆之行。

他们在海边的冰缝里掩藏好冰车，走进县城，找到第二小学，正好遇见值周的五年级（1）班同学。值周的同学十分高兴，马上打了许多电话，发出海岛客人来到的消息。空荡荡的五年级（1）班教室，很快变得热闹起来。有一位叫鲁冰冰的女孩儿这天过生日，为了欢迎海岛来客，她特意把晚上举办的生日晚会提前到了中午。拉上窗帘，点亮烛光，海岛少年在新鲜的生日祝福歌中陶醉啦。



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他们用唱拉网号子的嗓子，和城里同学一起唱歌，一起鼓掌，看鲁冰冰鼓起嘴巴，吹熄 12 根生日蜡烛。就在那烛光之中，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生日。那个叫鲁冰冰的女孩儿，只比他们大一天。第二天就是兄弟俩的生日，差点儿给忘掉！

兄弟俩以前是怎么过生日呢？妈妈每次都是给他们每人煮两个红皮鸡蛋。城市女孩儿的生日烛光，让他们发现了生日另类的快乐！

告别“手拉手”的朋友，孪生兄弟走上城市街头的时候，他们都产生了那样的想法，就是也给自己搞个生日晚会，也点燃 12 根蜡烛！

可是，在买蜡烛之时，兄弟俩发生了争执。弟弟要买小巧的红红绿绿的生日蜡烛，就像鲁冰冰点燃的那种。哥哥却是想买 12 根茁壮的红蜡烛。当然哥哥的意见正确，12 根红蜡烛吹熄之后，还可以在停电的夜里照明，一举两用。尽管弟弟嘟哝说不点生日蜡烛不尽兴，可心里还是透着股高兴劲儿，毕竟会有烛光摇曳的生日晚会啦。为了讨论谁先吹灭蜡烛，小兄弟俩甚至在城市街头争吵了一会儿。不过，他们很快统一了意见，那就是与妈妈喊“一、二”，然后两兄弟一齐动嘴用力去吹向那柔软的烛焰……

冻海之上，攀登摸着蜡烛，心里乍然一亮。他颤抖着手，擦燃火柴。火苗蹿跳着，照亮了兄弟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。

蜡烛被点燃了，照得冰壁晶莹剔透，照得礁石发出湿润的光泽。兄弟俩在烛光里对视一眼，脸上绽开一模一样的笑来。

冰窟之外冷酷的冰雪世界，被温暖的烛光驱赶得远远的。

六

孪生兄弟开始吃面包。那是县城推板车的小商贩出卖的粗糙的面包，虽没有洁白的奶油，仍然在冰窟里飘散出醇香的气息。他们吃几口干面包，又探手到外面抓几把雪解渴，吃得香喷喷的。寒冷、疲惫、凶

险、绝望，一切不祥的感受，都离他们远去。

“哥，鲁冰冰的手真白净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她声音咋那么轻呢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哥，现在该到咱的生日了吧？”

“到了吧。”

“咱回不了家，咱妈可得多么着急呀！”

“噢。”攀登应付着弟弟。平日里就是这样，在快言快语的弟弟面前，他总是显得老成持重些，装扮成一个长者。

“哥，咱唱那支歌吧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攀跃忽然唱了起来。唱着唱着，他脸上浮现出陶醉的神色，仿佛回到了城市的生日会上，看见叫鲁冰冰的女孩儿鼓着红润双唇，一口气吹熄 12 根彩色的蜡烛。

可是，在弟弟陶醉的时候，攀登却停止了咀嚼。他撩起狗皮帽子耳朵，贴近冰壁去聆听。

“哥，咋的啦？”攀跃问。

攀登三口两口吃下面包，没有吭声。他麻利地收拾好背包，借着烛

